



诗尚人文书系

许云龙 陈冰 李明 主编

# 追忆诗意青春

上海大学出版社



诗尚人文书系

# 追忆诗意青春

1991-2010：20人20年

许云龙 陈冰 李明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忆诗意青春: 1991~2010; 20人20年/许云龙, 陈冰,  
李明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6

(诗尚人文书系)

ISBN 978-7-81118-314-6

I. ①追… II. ①许… ②陈… ③李… III. ①随笔—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460 号

策划编辑: 李明

责任编辑: 徐丽华

装帧设计: 李明 黄立剑

出版: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编: 200444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

字数: 157 千字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 册

书号: 978-7-81118-314-6/I·161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向坚守诗意理想的人们致敬!

发掘诗性人文精神，弘扬诗性人文价值！

“诗尚人文书系”编委会成员

顾问委员会（以姓氏笔画排名）：

林莽 吴思敬 邵隆图 桂兴华 静川

编纂委员会（以姓氏笔画排名）：

丁白 孙卫卫 许云龙 陈仓 陈冰 陈忠村  
李明 昆仑士 程林 黄立剑 张俊阳

主编：许云龙 陈冰 李明

本册编务人员

选题：陈冰

组稿：陈冰 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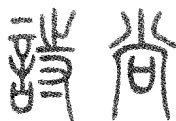
设计：黄立剑 李明

排版：李黄河

校对：陈冰 李明 王莲云

统筹：李明

出品：许云龙



## 总序：坚守诗意理想

我们是一群热爱诗歌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下，从未放弃过诗歌理想，一写就是十几年、几十年。每当生活中有了一点点空隙，我们都与诗歌为伴，甚至放弃各种诱惑，安贫乐诗，安诗乐道。能写上几句诗，能念上几句诗，我们的心中都激荡着巨大的幸福感。

现在，我们想把这份幸福感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不希望改变什么，只愿这一份祈祷能激活一个人心中的诗意，让他正视自己，或许曾经有过的诗意向往，再次感受到诗歌的激情和幸福。

“人文先锋，引领诗尚。”在这个理念下我们编纂了这套“诗尚人文书系”。诗者，诗歌也；尚者，时代也；人者，生活也；文者，精神也。我们以“让诗人时尚起来，让诗歌鲜活起来”为宗旨，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学习思考和阅读写作的通俗角度发掘诗意，并以一个与时俱进的表达形式，引发人们对生活中的诗意的审美体验和哲学思考，打造一套综合了“时尚性，艺术性，典藏性”的大型丛书，从而实现我们“发掘诗性人文精神，弘扬诗性人文价值”的小小理想。

我们将坚持很久，就像我们自身的生命。

许云龙2012年2月29日于上海

# 目录

|    |                |
|----|----------------|
| 1  | 许云龙            |
|    | 总序：坚守诗意理想      |
| 1  | 梅花落            |
|    | 我继续写着，继续着误会的母语 |
| 9  | 胡桑             |
|    | 最明亮的与最黑暗的      |
| 22 | 黯黯             |
|    | 黯黯诗歌年谱         |
| 36 | 刘化童            |
|    | 我在监狱里漫步        |
| 49 | 麦岸             |
|    | 跨世纪的一代         |
| 63 | 小雅             |
|    | 陌生人的功劳         |
| 73 | 茱萸             |
|    | 个人史：文学创作活动清单   |
| 86 | 郑小琼            |
|    | 诗歌十年           |
| 92 | 李浩             |
|    | 那个个人           |
| 99 | 王彦明            |
|    | 在文字里安放青春       |

|     |             |
|-----|-------------|
| 106 | 陈忠村         |
|     | 活着，让日子充满诗意  |
| 112 | 黄立剑         |
|     | 跑题的散片       |
| 126 | 尘冰          |
|     | 七零八落闲言碎语    |
| 142 | 陈仓          |
|     | 处女作         |
| 154 | 徐俊国         |
|     | 爹的酒，我的诗     |
| 163 | 程林          |
|     | 纸上的时光       |
| 173 | 潇湘妃子        |
|     | 穿行在古典里的女子   |
| 181 | 袁雪蕾         |
|     | 蒙恩          |
| 187 | 江离          |
|     | 我和我们这些人     |
| 197 | 许云龙         |
|     | 与诗结缘        |
| 206 | 李明 陈冰       |
|     | 后记：诗、人、诗人生活 |
| 213 | 附录          |
|     | 约稿函         |



梅花落，1980年生于重庆，2004年和黯黯等友人一起发起钝一代诗群。现居上海，写诗，画画，学习古琴。

# 我继续写着，继续着误会的母语

——梅花落答曹梦琰问

曹梦琰：你的诗中写到：“我继续写着，继续着/误会的母语”。在你看来，母语是怎样被误会的呢？她本该是怎样的？

梅花落：我一直寻求先锋与传统的衔接，作为一个诗者，语言是最便捷的路径。所谓衔接，首先是深感语言的断层，当代诗人对中国语言的破坏几乎达到了体无完肤的状态。就我个人理解，最传统的语体回归或许是当代最先锋的状态。谁都难以回避传统精神的丧失，只有以此为根基和归宿，当代先锋状态就拥有了源头。当代诗人总是在此误会了母语，对母语的回归不在于语境是否古意，更为重要的是在精神源头我们是否安宁。

曹梦琰：“我没埋在你身旁/我埋进了这瞬间的情歌。而不能被你认出”（《留国书》）。这是否暗示着诗人与母语之间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误会是否是双重的，诗人和母语彼此在误解对方？

梅花落：这绝非诗人与母语之间的悲剧，但不能否认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悲剧。相反，对于中国当代诗人而言，这却是难



得的机遇与发现，也给了我们沿着向传统精神触摸路径中，用汉语将现代与远古快乐地穿针引线的机会。而误会的双重性，更来自汉语本质的稳定性与诗人体验的差异性，这为中国当代诗人找到当下诗歌精神源头提供了多重路径，为此我一直认为最传统语体回归存在多重表现的精神特质，这或许是其先锋性和现代性最为重要的表现。因此，母语并未误解我们，而是我们忽视了母语。

曹梦琰：你的诗歌中的古意似乎总是在死亡、末世这方面凸显，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梅花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感到穿越时空与远古对话的乐趣要远大于对当今所谓时尚的关注。古人的伟大在于他们先于我们数千年道出生命本真，过于繁复的当代却让人肤浅繁杂。在我看来，古意是精神对时空的穿越，语体仅仅是时空穿越过程中的自然流露。为此，我们惧怕那些缺乏源头精神特质的所谓古意，忸怩作态的古意令人反胃。死亡与末世并非古意的全部，在诗歌中不断出现死亡与末世，无非是对我们生命哲学中“向死而生”的尊重。

曹梦琰：“光阴有着令他失血的美感/在逝去的水里面荡漾”。（《一段叙述：一个古代背景下的人和事物》）我觉得，你的诗歌里也有一种失血的美感，是否也是你对诗歌的态度？比如“埋骨”“溺河的身首”“棺柩”“埋首”“鬼魂”之类的词语，昭示死亡的同时也昭示了对死亡的距离感，是否也是你对死亡的态度？

梅花落：“让人神经衰弱的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构

成，是死与生之间的徘徊和百折不挠，“失血的美感”既不抵向死也不抵向生，其背后的柔韧之力却与汉语的天性吻合。意象和词语的应用是诗人的喜好，并不完全体现诗人的态度，以此丈量一个诗人与某种生命状态的远近，无疑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很多时候，词语就像不可预料的风景与诗人不期而遇，与任何既定目的无关，只在那个瞬间魔术一样落入手中。

曹梦琰：你有一组诗《留国书》，你的另外一首诗中也提到了“留国”：“然后静坐，准备离开我最亲爱的留国”。这个词似乎是你所钟爱的，在你这里有什么深意呢？

梅花落：诗人构建自己的语言王国，端坐于王座成为自己的王，自己的英雄。在所谓的“留国”，诗人与安宁栖息，而那仅仅是一个阶段甚至是片刻。“留国”不代表一个具体的时代，只与诗人对自身精神构建相关，优秀诗人总在不断构建“留国”，然后决然离开。“留”与“去”对应，“去”又是“留”的开始，那是另一个家园。诗人一生就是“留”与“去”的一生，这并非钟爱，而是身不由己。

曹梦琰：“流年匆忙/是什么自你身上/翻过旧梦的院墙/丝竹绕耳，比牡丹更明丽的人物被那一年的雪/扶回命中描述”。（《临窗的时候》）诗人即是追忆者，是宿命般的为消逝歌唱的人。在你身上，也有这种宿命感吧。写诗对你来说是邂逅怎样的命运呢？

梅花落：坐在重庆南滨路的江边，江面船只来来往往，是船只邂逅安坐者，还是安坐者邂逅这世间的船只？诗歌在挽救

诗人，而非诗人在寻找诗歌，这一切都自然而然。为此，真正的诗人往往都有深重的宿命色彩。宿命才最终永恒，正如那些消逝的事物一般，永远不曾固定在某一个时空，看似过去也在将来。宿命也不是等待降临，而是不断发现永恒，哪怕为逝者而歌。所以，那些古人古事都能与我们相近，绝不会恍如隔世。

## 梅花落诗歌：九部伎（节选）

### 第一伎 悦己者

莫名的恨匡扶她的面容：那使她  
幽冷的颈项，纷飞如霜染  
仿佛教习，无关于两百棵菩提  
忏悔的御花园；这心情的翰林院  
我窥见一只孔雀，衣袂经不过

芳香的流波婉转：匹马把终极的历险  
骑到面前，唉，她歪脖子的美啊  
她将就示范的美，恍如一笔时间的烟  
与风尘之身共转瞬。于旋转的  
停顿处，多少姿态的升华，竞相导向了

她……那胸怀的死，勾勒了狮子  
金刚和力士？但承袭死的本身仅仅是  
她败事有余的虚无。欲抱于怀的  
飞舞，显已不存在颤音的调遣，弦的飘渺  
之中了。那一支断断续续，除了

无心之外，根本无能为力。她被我们  
攀援的舌头予以痛击；她用五个八度表现  
一场运动的复杂性。也许她正是我们中的  
一小撮，她中的联合国？担负起  
物质，欲望，意识……到以完毕的破碎

## 第二伎 空色相

几次弹、抚间的迁变，似乎都有  
落花残留。惟如此，我才提到流水即是  
形式：疾风，在一座南山鸣奏——  
门前雪已褪了；一种生死，从轻到最轻  
之手的浮云，但愿他也是

这一世的。在朝代中闭窗的他啊  
浸凉这喟叹的纸，就像一小片陈旧  
连绵眺望的寺和山，这些形式听取着他  
听不尽的深浅；然而他曾



真的在听他吗？他该属于“这”

反被当成“那”的，听：是否会坠向  
所有的悠远？当历史根本没有词语可言  
俯揽浩淼的秋天，免不了被冬意吹进  
谁的帟帘，飞雪又覆，“我诵大悲咒七遍。”温故于  
火焰的他又退回火焰——使这样的辗转，便如电光

刺过，叙述上空棋布的巍峨。我们  
展开的技艺，书法我们  
造出来的东西：哪里不是假设，把他、我归结为  
同一个听者——随迁变而显形，再随朝代  
而销骨，在可能的音乐之内？

### 第三伎 碎世界

连错两遍，你还留步在同一个标点  
如果晚风起义：谁足够在大祸中被骤然题壁？  
将悼亡的天日再见，烈火与暴雨  
而徜徉变法的时空，瓦砾下  
维新的馆阁掩忆，在前朝林立中已浇熄

一个划世代的戏剧！离经叛道是  
我视野的甲午，断头台打开  
不过半截胡同，直抵脉搏的冷冻